

红色土司

HONGSE
TUSI

尕藏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一
在红军危难之际，放
将需付出多大的勇气和



读者出版集团 敦煌文艺出版社

1047 F4

责任编辑：王忠民 汪 泉
装帧设计：王林强 王 曦

跨出雪线几步，刚好旭日的第一抹金辉如新打制的酥油抹在南杰脸上，温馨轻柔又灿烂，说不出的舒服惬意，像一缕和风吹去了心头云霾和乱雾，心情也顿时轻松、阳光了些许。他拧着的眉峰、紧绷的脸肌肉不由得松弛了许多。他停住了脚步，往东方望去——

上架建议：长篇小说

ISBN 978-7-5468-0036-3



9 787546 800363 >

定价：20.60元



红色土司

尔藏才旦 著



读者出版集团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色土司 / 尕藏才旦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68-0036-3

I. 红… II. 尕…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342号

书 名 红色土司

作 者 尕藏才旦 著

责任编辑 王忠民 汪 泉

装帧设计 王林强 王 曦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印 刷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12.875 插页 2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723

书 号 ISBN 978-7-5468-0036-3

定 价 20.6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1

南杰土司一步一喘气，身子躬成弯弓，就像蓝马鸡在低头寻食掉落在草丛灌木中的野果或是草籽似的。但他依然不停步也不歇气，死死地往雪线上迈去。

雪线离他已经不远，只有三五十米的距离。但却像隔着千重山万道河那样艰难吃力，十分费劲。每跨出半步，他那高高的又陡又直的鼻梁就急促地抽动，两个被鼻端掩护得不见黑洞的鼻孔里喷出的气息，瞬时化作大团大团的水雾，像云彩般在他眼前凝滞，使他不得不腾出一只手不停地挥动驱散。他宽厚的嘴唇有点泛青，变得像猪肝那样的青紫，显然是氧气不足所致。在河谷暖热湿润的土司衙门中，他的嘴皮说不上鲜红鲜红，但还是有血色的，是那种滋润有神的嘴皮，但到了这海拔四千米以上、东北部藏区最高最峥嵘的大雪山面前，不要说嘴皮，连身子都佝偻得快趴在地上，要五体投地叩等身头了。

但他还是顽强地往前跨去，胸前坠吊的银镂佛龕晃来晃去像打秋千，他也不去按住，依然一步一步顽强迈去。在外人看来，他迈出的步子又碎又小，每一步都只有一巴掌宽。抬起的脚掌像拴着一对磨盘似的重甸甸，在使出咬钉嚼铁的力气。太阳穴两边挣得“突突”蹦跳，青筋像蚯蚓在爬伏蠕动，而一起一伏的脊梁骨上也像压着一头牦牛似的，只见石峰般弓起的脊椎，不见仰起的面孔。脖子挣得又长又粗，像打酥油茶的半截木桶。额头上不见汗珠，却翻腾着羊毛絮般的团团热气雾缕。虽然如此，但南杰土司却不松懈，更不停顿，连汗水都不擦擦，更不用说歇口气喘定喘定然后再攀爬，完全是一副“宁叫牛挣死，不叫车翻倒”，“宁叫气断了，不叫人丢了”的逞强耍横的劲道。

他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力气攀登到雪线上来呢？

这是祖先传下的规矩，每年藏历六月十五要膜拜光盖神山，今年形势紧张，更不能缺了祭祀。听说有几万红军正洪涛般朝北涌来，有可能跑到他的领地迭岭岷山洮河白龙江来。几万人啊，号称是十万人马。不要说十万人马，



就是十万块石头、十万掬沙土也能把洮河岷山填个严实。何况那红军，被来往商贾说成是天兵天将，功夫非同一般，枪不虚发、刀刀见血，胜过山中猛虎、天上的雕鹰。所向无敌、无坚不摧，自己一个小小的土司如何能抵挡住他们。怎么办？他焦眉愁脸、冥思苦想了好几天也没有想出个万全法子。现下只能虔诚地求雪山山神保护。往年，他只在山半腰的草坪上主持土司辖下四十八旗管家头人的会盟仪式，不上雪线以上单独朝拜神山。光盖大雪山是他领地中最高最峥嵘的雪山，是雪山环绕、森林王国的顶戴、王冠。是王冠上镶嵌的宝石，也是卓尼地区数十万僧俗百姓心中最具权威、最有魅力的神山。每年这个时候，也就是藏历六月十五这天，他都要亲自上山虔诚地致敬祷告。

光盖大雪山巅峰驻所的山神，是这方山河大地的至尊守护神，也是他土司和各方百姓的主宰。在藏人心目中，除了十方诸佛，地域守护神就是最威严最神通广大、最具权势的主宰了。风雨雷电，丰歉顺逆，洪涝旱灾，全在他股掌之中。而地域守护神又往往是厉神凶煞，喜怒哀乐无常，崇尚功利。稍稍不如意，他便会变脸暴怒，撒下洪旱雹火，让大地顷刻变成凄惨灰黯。他祈求山神保护他的家庭团圆美满，子女健康成长，土司地位永恒不动，属下百姓安居乐业，白龙江和洮河流域人丁兴旺，农牧林业兴旺发达。这样神圣的活动，他不能不亲自主持。因为神山祭祀关乎到黎民百姓、土司家族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关乎到这方圆上万平方公里每棵树、每根草、每块石头、每滴水珠的前途命运。他敢不上山祭祀朝拜？山神认得这苍山茫茫，峰峦叠嶂的人间之主是南杰土司；知道这两河上下芸芸众生万民的首领是南杰土司。若偷懒傲慢不来叩拜朝礼，他肯定勃然大怒、雷霆万钧地降下灭顶之灾。怠慢山神就是和自己的前途命运过不去；就是自讨苦吃、自取灭亡。他南杰不是傻瓜，不是白痴，不会干这等蠢事，何况今年有特殊事情，有令人恐慌担忧之事。所以，昨夜扎营半山梁的草台后，今晨天不亮他就独自一人上山来了，只让两个侍卫轻装简从、远远跟随，不让他们靠近并肩行进。自然，这是对山神的一种恭敬，一种虔诚，但不是正式的祭祀。但即使是报到性的，它同样是神圣的、至诚的，不允许有任何的亵渎，也不允许带有任何的私心杂念。

他独自上山踏进雪线以内，不单单为了表达虔诚的敬意和履行自己的信仰，而是有着不能告人的私心杂念。这份私心杂念如前面提到的，是来自领地的南方，属于四川省北部汉族区域的红色革命。一帮打着红旗、帽顶上缝

有红五角星、袖子上套有红布袖章的称谓为红军的造反队伍，来自阿坝草地的风风雨雨的红军传说。据说他们来自遥远得记不住名字的地方，只知道他们和藏区时尚的细白瓷碗产自一个省份。他不在乎他们中流行的什么颜色，大红枣红粉红桃红，什么红颜色他南杰都能接受得了，但他接受不了的是红军的主义。以往吹进耳中的是杀财主斗地主、分土地、没收有钱人家和官吏的财产，名其为共产。他们接济和呵护一切穷人，要打倒一切富豪官家。我南杰不也在被斗争被没收被打倒被杀斗的行列吗？我怎能俯首帖耳任其凌辱残杀？不能！绝对不能！祖辈创下的江山怎能白白送给吃白食的穷叫花子？可万一他们打上门来，自己能抵挡得了吗？但他们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了，唉，只能求护法神保佑，请山神保佑了。他内心荡漾着不安和恐慌。

2

南杰土司终于跨进了雪线之内，脚下发出踩踏冰雪的一声声“咯吱咯吱”的脆响。但他还是不歇气，不停步，继续喘着粗气躬着身子往前又走了十几公尺。直到积雪淹没了脚背，他才选了一块较平缓的坡地站住，朝身后的卫士桑周和德尔周招招手。

桑周和德尔周快步跑过来，心领神会地寻了几块光滑的板石。下面垫了些碎石疙瘩，弄得四四方方、光光整整。又用袖头当揩巾，把石板板面抹得干干净净，不放心地伏下身子张开嘴巴，冲着石板使劲吹去，把残留在缝隙中的灰尘吹得纷纷扬扬飘散开去。

在桑周和德尔周收拾煨桑台的时候，南杰土司一直默默地合掌凝注雪山巅峰，神情庄穆神圣，瞳仁里注满无比的虔诚，但浓浓似炭条的两道黑眉毛却掩不住内心的忧郁焦愁，眉峰朝额心紧蹙拧结，也拉动了宽广额头上并不稠密却粗重深刻的几道不规则皱纹紧紧拢在一块，显出内心的沉重，思绪的纷杂。刚才上山时，南杰土司弓着腰，垂着头，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脸庞和身材，现在我们有机会仔细端详他了。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身板魁梧的藏家汉子。脚蹬高腰登云厚底卷鼻靴，下身一条黑条绒大裆裤，上身是藏式大襟羔皮短筒衬衣，外套一件藏青色氎氎长衫，没有系腰带，像披大氅般披在身上。长刀斜插进裤腰带中，犹如古代的武武装束。身高大约一米八开外。他的骨架也很大，肩膀宽厚平直，不是削

肩。两手垂直长及膝盖，手心厚墩墩、手背胖乎乎，手指头一个个圆滚滚的，指关节那儿都凹出了海水波纹般的漩涡。两条腿虽然修长，但带着明显的罗圈状。这在他刚才上山时身子一摇一晃，膝关节那儿弯成月牙形就看得再明白不过了。罗圈腿可能是先祖遗传给南杰土司的，也可能是后天养成的，但不管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习得，作为马背上长大的藏民族，尤其是男人，谁个不与骏马厮守终生！是骏马托起藏人的少年锦绣年华，驰骋草原山寨，遨游云间花丛，孕育了多少美妙梦境；是骏马让藏人的年轻骑手们生起理想的翅膀，纵横天地之间，或放牧繁衍牛羊创造下星辰般的财富，或投入男人的游戏竞技，赢得无上的荣誉和姑娘们秋雨般的青睐；或周旋于莽野山林，与凶悍的棕熊虎豹，与力大无穷的野牦牛，与机灵的白唇鹿、狍鹿、黄羊、石羊等交手较量，把人类的机智聪明勇气升华到极限；或在海螺和牛角号鸣中，英姿飒爽地出征讨伐抵御侵略者，擒拿盗贼歹徒，为部落和家族增添光彩，留下佳话……藏人离不开马，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走亲访友……哪一样都离不开马。既然马是藏人的伴侣、影子，那你从小夹着滚圆马肚子的双腿也就无法不是罗圈腿了。你徒步行走的姿态也就由不得烙印下马脊梁一左一右颠闪晃动的影印了。作为土司，他骑马的次数自然要比普通藏人多得多，他走过的历程要比一般民众要远得多，罗圈腿也就形影不离地跟随他走到任何地方。

即使是罗圈腿，也丝毫不影响他体格的壮实伟岸，说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夸张。那脊背宽得能摊开一张老羯羊皮，搁上两牛皮袋青稞还能插进去一拳头。肚皮收缩绷紧，像潜藏千钧之力，举起一轮磨盘不在话下。发达的胸肌、两条粗实的胳膊都告诉人们：南杰土司不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闲人，更不是终日沉溺于酒红灯绿的酒色之徒。他在辛勤地操劳，本分地生活，在干着力所能及的体力活计。而最能让人震慑的是他的椭圆大脑壳。光溜溜的泛着油光，比平常人的脑瓜要大出一倍来。这阵，他摘掉了压到了眉骨上的圆顶狐皮帽，露出剃得发出青光的头颅，因为没有像普通老百姓留着长辫，硕大的头颅上冒着缕缕热气，好像宝瓶似的山包飘动薄薄浮雾。

南杰土司的前额也宽广平坦饱满，在雪光反射下，泛出漆色般的油亮。但不知是事务繁杂、忧虑过多、心情焦焚，阴郁不快，还是青藏高原的山风雨雪过于凛冽，相貌和他四十二岁年龄不相称。岁月犹如雕斧刻刀，在额庭上刻

下了不规划的、纵横交错的粗硬皱纹。也在他有神的大眼睛周围毫不留情地刻下了一条条粗细不一、相互交叉扭曲的纹路，还抹去了脸上的青春光泽，只留下刀削般峭立的眉骨，以及微微陷进却一瞄就能穿透人心的犀利瞳仁。他的浓眉弯弯齐整，像用炭条仔细描画过，透溢出善良、慈祥、和蔼，叫人感到亲近、亲和，很愿接触交往。宽大椭圆的面盘上，颧骨高耸突立，像两座对称的石崖，透溢出坚毅、倔劲和胆识。不大的圆眼睛海水般深邃沉静，而厚敦匀称的嘴唇，还有半圆的下巴，上嘴唇两边撇着的绅士胡须又都挂着纯朴憨直。

他的全名叫罗桑丹增南杰道吉，人们简称他为南杰，是活佛起的名，即佛智园明的遍智之意。他还有个汉称姓名，姓杨名积庆。先祖五代土司进京晋见明武宗朱厚照时被赐姓为杨，名洪。从此，汉藏交界的他家有了藏汉两种名字，官方和汉人称为杨土司。

虽然面对的是神圣的光盖雪山，但他的心情还是轻松不起来，精神还是难以振作，眼神还是阴郁得要刮风下雨，眼里漂浮着的依然是忧心忡忡的翳云，好像胸前压着巨块大石。他的心头确实压着几块石头。北面的岷县是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南面是蒋委员长的嫡系胡宗南纵队的几个师，他们是中央军，说过来就过来了，想改土归流就改土归流了，谁能挡得住？东面是驻陇南的国军十二师唐淮源部。还有，西面呢？西面临潭旧城驻有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的一个骑兵团，这又是一块重石头。旧城和他领辖的卓尼地盘犬牙交错、互相插花，离土司衙门也就五六十里远，上午发兵，下午铁蹄就踏在他家门口了。自从民国十八年藏回仇杀结下血恨，卓尼北山藏民骑兵为报仇雪恨，杀了旧城上千回民之后，马步芳一直耿耿于怀，欲与卓尼土司决一雌雄，以报一箭之仇。他们一直厉兵秣马，虎视眈眈，寻找缝隙，以求一逞。一旦他们与当地回民勾结一起，狼狈为奸，互相呼应，则会形成燎原之势，引发新的民族仇杀，酿成民国十八年卓尼禅定寺院被焚烧殆尽，生灵遭到涂炭，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惨景，这是他极不愿看到的。想起来就揪心，太阳穴就暴跳。

作为政教合一权力代表的土司，他是一个佛教徒，是把来世与现在都捧给佛祖来决定主宰的佛教徒。佛教徒修身自戒的第一道门坎就是十善法中的头条——不杀生。作为土司，他很难做到根本不杀生，但不杀生是他人生的追求和宗旨。他一直小心谨慎修筑堤坝，想方设法回避回藏仇杀，谋求一方

平安祥和。晚上睡觉都睁只眼睛，竖起一只耳朵，警戒地注视着马家这只卧榻一侧的猛虎恶狼。

西面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犹如水底的暗流，在悄悄地、不停顿地、雄心勃勃地冲刷着他家族十九代苦心夯起的堤坝根基，他就是吉祥右旋寺拉卜楞寺政教势力嘉木央大活佛及佛兄泽旺（起汉名为黄正清）。民国十六年，他借国民军刘郁芬之手逐走了宁海镇守使马麒势力于拉卜楞地盘，声望如海涛，压过他南杰土司而远播安多藏区。拉卜楞寺的吸引力如日中天，光华无比，盖过自己祖先500年前就奠基成型、规模可观、佛殿林立、学院齐全的“噶丹雪珠林”（汉译为禅定兴旺寺）。尤其拉卜楞寺有几位曾担任格鲁巴宗主寺甘丹寺金座法台的金座活佛，灿如星辰，一下提高了寺院的品位。而高僧大德又如簇簇鲜花，把方圆四周的佛教徒吸引过去。人们的目光眺望的是拉卜楞寺，人心向往的是拉卜楞寺。而嘉木央和佛兄泽旺正是凭着这一优势和人气，在巩固了自己传统的教区，恢复了元气后，通过讲经弘法，超度灌顶等来扩展地盘，网罗藏民，蚕食我卓尼土司的地盘。人心收走了，财富能守住吗？土地、牛羊、部落不流失吗？而这恰恰是最大的潜伏危机，是最戳人肺腑的心腹之患，最令人担忧的事。当然，眼下它还不会造成威胁，但不久的将来，我卓尼四十八旗还有多少人听我的话呢？！不过这几天让他寝食不安、揪心头痛的还是红军！

他从经石城关和腊子口到四川经商的往返客商口中得知，在松潘毛儿盖一带聚集了数不清的红军队伍。中央军、川军也从四面八方过来围剿红军。通往毛儿盖的大小道路、要冲都被控制，搜查很严，战火时起时断，路上很不平安。据他们听说这几万红军有可能往北运动，朝迭山岷山走来。万一他们过来了，那可是一簇簇奔窜突腾的熊熊烈火啊，能烧熔巨石，能烧干洪流，把整个原野山川烧成赤红赤红的一片。他们又是一伙气势威猛、不可阻挡的斑虎雪豹，一个个咬金嚼铁，生风闪电，雷鸣撼地。中央军和川黔滇几省的几十万精锐地方军队都在他面前望风披靡，丢盔弃甲，四散溃逃。我一个偏远地区小小的土司有什么办法缚住这条雄狮？若果他闯进来，家族苦心经营的这块江山不就玉碎骨折、分崩离析，成了一堆瓦砾吗？他想不出办法，又不甘心就此罢手。怎么办？怎么办好呢？只能齐心合力阻挡它，拼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

他两手合掌，昂首仰望眼前伫立的光盖雪山，久久不移动视线。那副专注、深情、虔诚、庄严，就是炸雷响在眉梢上也不会动摇移情。

光盖大雪山威严地屹立在他面前，像一位庄重慈祥的老人，又像全身披挂的英武骑士。雪线以上整个是青凛凛的岩石组成，无数青石头组合成悬崖峭壁似钢铁塑像。而山包圆墩墩地像个宝塔，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但积雪掩盖不住大雪山群峰威武雄浑的全貌。有的峭立如利剑，有的如雄狮冲天长啸，有的如苍鹰展翅直击长空，有的闪着冷光寒气，有的则如箭簇在戳向云空。正是奇峰险峻，峭壁峥嵘，直插云霄，锐不可当。那气势不由不使人心灵震撼颤动，心际收缩哆嗦；不能不情不自禁地跪伏在它的膝前膜拜，肃然起敬，油生仰慕之情。在大山面前，人类不能不自感渺小孱弱，他南杰自然如此。当他刚刚断了奶，当阿妈第一次把他抱出大门，他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景物就是洮河两岸连绵起伏、峰峦叠嶂的无尽大山。那山峰一个连着一个，挨得紧紧的，连麻雀也插不过去，那山高大得铺天盖地，和长空拧成一气。人在它面前连粒虫子都不如。他在长大，可那山脉却永恒不动，雨水没有泡散得了它，雷鸣闪电没有劈得它分崩离析，冰雹霜雪也没有压垮它。相反，他看见云彩从山峰间升起，太阳在山尖冒出，洒播开金色光芒，闪电从峰顶发出眩眼火花，霹雳在山谷间隆隆轰鸣，洪水从山坡上滚涌而下……大山就像是母亲的怀抱，随时释放出奇妙的景观，给人类降下幸福或者灾难。大山至高无上，至尊无比，除了日月星辰，大山就是两脚人类和所有生物的主宰了。每天清晨他从被窝里醒来，从窗口看到的第一眼便是房顶右角落的灰白色煨桑炉烟囱里冒出的浓浓桑烟，直向长空升去；闻到的第一口味道便是弥漫整个院落、房间的柏枝桢和糌粑，艾花中透溢牛奶的混合焦香桑烟的特殊味道；而听到的第一声诵唱又是阿爸在煨桑炉前抑扬顿挫的赞美山神、祈求幸福安详的声嗓。稍稍长大后，他便被叔伯父辈搁在鞍前鞍后，上山到垭豁隘口的嘛呢石堆旁、插箭垛前煨桑祭祀山神，再大一点就独自骑马上山煨桑祭神……

从老人们的口中得知，整个藏区都是神的世界，抬头举足都有神在监管你，你的一切都在神的股掌之中，所以藏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崇拜神山



的习俗。第一世吐蕃赞普聂赤赞普就是从神山上降临到人间，作为天神的化身来到雅砻河谷，当了黑头藏人的头领。吐蕃香火不断，繁衍兴旺，子孙蔓延到阿里三围^①、卫藏四翼^②，多康六岗^③。早在吐蕃时期，藏地最大最具权威的四大山神就出现了，他们是——

东：雅拉香波山神

南：孤拉噶日山神

西：诺金岗桑山神

北：念青唐古拉山神

四大山神中，据说雅拉香波山神最富有权威，所以又名“斯巴大神”，即世界之主。这可能与雅砻河谷发祥地的“博”家族的发达史有关。神话传说雅拉香波山神也有七情六欲，他居然化显为一头大白牦牛与止贡赞普的末亡人在野外交合，生下了英雄茹来杰。茹来杰长大以后，聪俊慧秀，计谋深远，报血仇，复故国，开创了吐蕃止贡赞普以后的第一流事业。

孤拉噶日山神是西藏山南另一座大山的守护神，他的妻子叫“协萨夫人”（意为水晶夫人）。他们骑着一匹插翅飞马（毛洁白如雪，眼红似玛瑙），手持利器，端端正正地守卫雪域吐蕃南方大门。

诺金岗桑山神，全身墨绿如玉，手持利剑，高举黑旗，在西方牢牢守卫后藏全境。

念青唐古拉山绵延千里，横亘藏北雪原。念青唐古拉山神又名世间护卫法神，手下有18名掌握冰雹的神将和360名随从。他头戴白盔，身披白甲，一手持鞭，一手仗剑，十分威武雄伟，横空出世，睥睨天下。

除了四大神山，听说卫藏地方还有贡日神山、咱日神山等许多中型的神山。安多地方最大的神山则是黄河源头的阿尼玛卿雪山。阿尼玛卿雪山是一位神通广大的英雄山神，他英姿潇洒、生气勃勃、银盔银甲，骑着玉龙快马，挺立在阿尼玛卿雪山顶峰，傲视四方，震慑八面，保卫着东北部雪域众生的安

注：① 阿里三围：传统中的藏区上部。在公元九世纪时期包括今阿里地区、克什米尔、阿富汗部分，新疆西部和前苏联的北亚部分地区、西藏那曲西部地区等。

② 卫藏四翼：“卫”即藏语之中央之地，指今天之拉萨河、雅砻藏布流域；“藏”指今日日喀则地区。四翼是指公元七世纪，吐蕃帝国把卫地划为中心区和左区；藏地划右区和山区，统称卫藏四翼。除包括今拉萨、那曲、山南、林芝、日喀则以外，还包括今不丹、锡金、尼泊尔等。

③ 多康六岗：康区和安多的统称，指六座大山岗：蔡瓦岗、马康岗、马杂岗、米粮岗、色母岗、绷博岗。

全。阿尼玛卿山神传说是雪域开天辟地的九大造化神之一，也是声名显赫的二十一座神圣雪山之一。他专掌“安多”地区沉浮和沧桑之变，是东部藏区的救护神。阿尼玛卿山管辖着大大小小许多山神，他“威严而公道”、“能干而勤快”。所以，被远近雪域藏人尊为供奉之神，雪山附近的各部落每年定期集会，举行祭祀、煨桑、插箭、祷告、撒“郎达”（风马符纸）、跑马、打枪、埋“珍宝”（在插箭垛根埋金银财宝和五金谷物，表示供奉，并祈愿招财进宝）等。另外，安多藏区的农牧民，每逢“羊年”（传说阿尼玛卿山神的属相是羊），不少人携带行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从四面八方前去朝拜，以消灾祛祸，求得保佑。朝山者都得步行，绕山一周，大约花七天时间。如果叩等身头，则需一月左右。祭阿尼玛卿雪山的日子并不固定，一般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在这个时期，神山脚下朝拜者络绎不绝，桑烟的特殊香味飘散在各个山谷中，祭山神节的气氛肃穆神圣凝重，把人浸进理想的境界之中。

在他十一二岁时逢上羊年，老人们带着他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去到阿尼玛卿雪山脚下转山朝拜。他有幸看到了那壮观的场景，至今铭刻在心，难以忘怀。

为什么洮河、白龙江流域四十八旗民众要祭祀光盖雪山呢？就因为光盖大雪山是阿尼玛卿雪山延伸到东端化为迭山岷山的神山，是神圣阿尼玛卿雪山的代表和缩影。因此，每年藏历六月十五——一年中最美好最绚丽最鸟语花香的日子，也是牛肥羊壮马溜槽、青稞垂穗、豌豆结荚、丰收来临的日子。人们便来到光盖大雪山面前祭祀，感谢山神的呵护关照，一起享受最惬意顺心的时光。通过最优美的赞辞，最嘹亮的歌喉，最浪漫奔放的舞姿，还有各种杂耍、体育竞技来尽情取悦山神，赢得山神的开心欢乐，祈求来年继续承担责任，保护一方百姓安宁幸福。

虽然他卓尼土司统辖的沟沟川川、草原山寨都皈依的是藏传佛教五大宗派中持戒自律为主旨的格鲁派，但在这迭部沟、白龙江两岸，信仰藏族远古宗教苯教的教民也不少，沟口不远处就有一座规模不小的苯教寺院拉鲁寺，老百姓有灾有难去禳灾祛邪，或是算卦占卜都很方便的。所以虽说是苯教寺，但香火很旺，朝拜者不少。他曾经和拉鲁寺的住持堪布交谈过，请教过苯教的历史和仪轨，其教派的理论依据，还有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住持堪布拿起一块石头又抓起一撮土笑问他：“长官，你看这石头这沙土是渺小还是伟

大?”他迟疑了一下回答：“当然渺小，这天下哪儿没有这不起眼、数不清的沙土石块。”住持堪布笑着摇摇头：“没有这无数个沙石，宇宙又靠什么来撑持？”这下把他问住了，他尴尬地苦笑一下不说话，眸子直定定钉在住持堪布脸上。

住持堪布侃侃讲道：“苯教源于对藏人现实命运的关注，关注藏人在世间的健康平安、圆满幸福。他所凝视的是藏人脚踏的大地，头顶的天空，身子占据的虚空，探求他们对人类的影响。”说完，住持堪布介绍说，宇宙被苯教分为天、地上和地下。管天上事物的是“赞”神，管虚空（地上）的是“年”神，管地下地脉的神叫“鲁”。此外，其他诸多神也各司其责，分工明确。其中灶神位置显赫，苯教认为灶神十分容易被冲犯，若果把头发羊毛等脏物失落灶面，或者烧溢了锅，弄脏了灶台，都有可能使灶神暴怒降灾。

苯教有着为数众多的神，他不断地吸收吐蕃各地的山神、水神和精灵魔怪，连已故去的氏族英雄和酋长，也进入了万神之殿。还吸收象雄的、大食的、汉地的各种出类拔萃的人物和神灵到苯教之中，并安排神位。这一切全为了活着的人，一座神就是一条路，路多了就不会走进杳冥捆住手脚。住持堪布那天兴致很高，说了很多很多，他还说道：另外，还有两神也不可忽视，即附在男性身上的阳神、战神。他们是男人的保护神，阳神和战神附在男人肩头上，故藏人男性的肩头是神圣的，受到损害则病魔会乘虚而入，带来灾难。

藏族男人相信两种战神，一种集体共有的战神，如属于某一部落的神山、神湖等；一种属于每一个人的战神。战神的作用是保护部落或个人不受妖魔鬼怪的侵害。战神，实际上就是保护神。属于个人的战神，其存在方式为每个人肩膀有盏看不见的明灯。男女有别，男性在右肩上，女性在左肩。鬼怪能看见，也害怕这盏灯。当一个人在黑夜行路时，鬼怪一看见这盏灯就不敢靠近，只好鬼鬼祟祟跟在行人后面，无法加害于人。一旦这盏灯不明亮甚至将灭，身体就显得虚弱，人就会生病，鬼怪就能轻易地加害于人，甚至夺去生命。因此，男人非常避讳生人，特别是忌讳女人拍自己的肩膀。

如何沟通与神祇的感情？苯教认为：只有宰杀牛羊牲畜和鹿进行祭祀，神才会乐意帮人成事。因此，苯教主张对保佑之神进行祭祀，对于危害之鬼需要消灭。他们一年四季分别举行祭祀。春季进行“牝鹿施”，宰杀四只无角牝鹿，取其血肉祭祀；夏季举行“立本祭桑”，以焚烧柏树枝和禾穗煨桑祭祀；秋季举行“夏波如江”，即同一时辰各拦腰宰杀千只牝鹿，以血肉祭祀；冬季

举行“本神血祭”，即在同一时期各拦腰宰杀牦牛和山绵羊等雄性畜各三千头（只），牦雌牛、绵山羊等雌性畜各一千头，活活断其后肢，取其血肉进行祭祀。不仅如此，人有病痛，还要进行“赎命还魂”活动。

住持堪布的讲述让他明白了人与神的关系，明白了祭祀山神的重要性。他畏惧山神，崇拜山神，神成了他精神中主宰之一。祭祀光盖大雪山也就是祭祀阿尼玛卿神山，祭祀山神也就成为他治理领地、顺应人心，统一各部落意志的管理要领之一。

4

桑周在他身后小声说道：“长官，桑烟已经准备就绪。”

南杰伏下身，仔细检查桑料搭架次序合乎要求不。

板石不大也不高，但搭得平整如水，没有倾斜没有高低不平，端端正正对着雪山顶峰。最低一层搁的高山香柏，一层摞一层，散发出木质香涩味。他用手轻轻捏了捏，干得发出吱吱喳喳的脆裂声。香柏上覆盖的是一层灰白灰白的艾花。再上面则是各种药草，有白色的茵陈蒿、绢毛苣、川练子、白头艾蒿、芸香、野蒿、杜松以及白色的杜鹃花等。在这些新鲜植物中，香柏是不能缺少的，因为苯教把香柏认定为神圣之树，是众神的碧绿之树，是苯教四大永恒标志之一。它燃烧的烟雾，具有神圣的意味，能清除各种污秽，净化环境，净化灵魂，解毒涤晦，免除灾祸。

他有个追根究底的怪脾气，哪怕再神圣的东西，他也敢于发问。他不喜欢盲目崇拜，更不愿懵懵懂懂地混日子。至于原因有无道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它确实是一种“讲究”，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关于煨桑祭祀的事，虽然他从小耳濡目染，但他还是求教了拉鲁寺年事苍老的住持堪布，问他为什么与山神沟通，只能用桑烟形式而不是其他。住持堪布告诉他：为什么用桑烟来表达对山神的敬仰和虔诚，他难以用深奥的道理来阐述解释，苯教经典中也没有专门的章节来论理。但据他所知，桑是古象雄也就是阿里三围人的古语，是神香的意思，表达出焚香祭神、烟火祭祀的内蕴。最早可能是从民间发祥的，因此可以说——煨桑祭祀神灵的习俗源远流长。它最初可能是藏族男子出征或狩猎回来，部族中的族长、老人以及妇女、儿童，在寨子外面的郊野，燃上一堆柏桠枝和香草，并不断向出征者身上洒水，用烟和水来驱除

因战争或其他原因沾染上的各种污秽之气。苯教吸收了这种仪式，演变为苯教的一种正式仪轨。——“桑”是苯教专意清除污秽的手段。用“桑”来冲洗赶走秽气、晦气一切不干净气体，以免除它们的伤害，躲开灾祸。“桑”的最要害是香柏燃烧腾起的烟香。苯教认为燃烧香柏冒出的烟香是敬奉山神最理想的供品。香气不仅让信徒有清香、舒适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山神殿堂芳香涤晦。

原来如此，他恍然明白。

检查完桑台框架，从德尔周手中接过粗毛织就的小褙裤，他解开袋口，伸进手，先从装有新磨糌粑的那一侧抓出三撮糌粑撒在柏枝架上。再把手伸进褙裤的另一侧，揪出一疙瘩黄晶晶的新酥油搁在上面。又伸进去抓出一大把奶酪撒在上面。桑周又给他递过来一个鹿皮口袋。他提起倒在桑枝上，里面流出来的是白晃晃、滑腻腻的酸奶汁。他又把手揣进怀里，摸出了一块发灰发黄的冰糖和几粒玻璃纸包裹的水果糖。桑周还把几颗红杏子也搁在桑台上。他煨的是“白桑”。“白桑”是指以供奉奶制品为主的素食佳肴的桑烟祭祀，是普遍的表达善良心愿、宏观祈祷而举行的仪式，通过丰盛佳肴供品来表达自己的诚意，以换取神的信赖和感动。让各种供品的混合香味飘向天际，以取悦众神。还要叩头转桑台三圈，同时呼之神尊名，包括所有与之有关联的各方神，念之赞美祈祷之词，借以传递对神的崇拜，自身的期望。遇到仇杀和战争、出外抢劫，人们会专意去神山前煨桑，供奉鲜肉、烈酒等，以宰杀形式供奉保护神，期望辅佑助威。由于是采用血肉祭祀，人们称这种为“红桑”，以区别平常的素桑。

南杰满意地端详了一遍，把两只手展开，巴掌在积雪上蹭了蹭擦干净，然后掏出火柴点燃了柏枝。柏枝顿时噼啪燃烧作响，浓烟就像晨雾一样弥漫开去，形成烟柱，飘飘悠悠升上天去。

南杰土司站起身，正襟危立，两手合掌，神情凝注庄穆，眼皮半睁半阖，十分庄重地朝大雪山叩了三个等身头，站起来又合掌默默祈祷了片刻，才转身缓缓走下山去。

5

跨出雪线几步，刚好旭日的第一抹金辉如新打制的酥油抹在南杰脸上，

清馨、温柔又灿烂，说不出的舒服惬意，像一缕和风吹去了心头的云霾和乱雾，心情也顿时轻松、阳光了些许。他拧着的眉峰，紧绷的肌肉不由得松弛了许多。他停住了步，往东方望去。

扎尕那石林顶上，一轮金灿灿、圆滚滚的朝阳正冉冉升起。阳光抹过的地方，露珠在亮晶晶地晃头摆脑地欢笑，柳林翠绿翠绿地泛射出黛青浅绿，白皑皑的雪地上也浸出玫瑰色的红晕，变得温情柔美多了。扎尕那石林一改往日的阴森可怖、灰色单调的面孔，变得雄浑壮美、巍峨伟岸。天公巧做的杰作扎尕那藏语含义是石箱之意。它也太像一座石柱缝缀组合起来的石箱，那形状既像一座规模宏大的巨型宫殿，又似用岩壁修筑的一座完整的古城。巨石如林，山岩石柱形态各异，有的像坐佛，有的如擎天剑，有的像座寺院，有的像藏传佛教僧人的鸡冠帽，有的又像大象，有的像箭簇，石岩奇妙地连结成一体，千姿百态，各具韵味。

正北是陡立的巍峨恢宏、雄伟壮观的光盖山主峰。四周秀峰环抱，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犹如高峻浑厚、坚不可摧的城墙，把扎尕那四村一寺围在城中。其中东哇村和拉桑寺院正巧坐落在石城中央。石城左上角有一道出城进门的北门（或内通道），是由石山断裂形成的陡坡状石质形成的狭道，走向南北，长百余米，宽仅数米。石峡两面是垂直挺拔的岩壁，一泓小溪悬壁倾泻而下，声响如雷。此道亦是洮迭古道必经之险关。石城正南方，是一道石山对峙而成的“城门”，也是扎尕那四村及洮迭古道必经的又一石门。城门外是一条走向南北的十里峡谷，恰似石城长廊。“长廊”南端高竖着两道数百米高的对称岩壁，犹如两堵巨型“门墩”，矗立在宏伟的石城之“前面”，俗有“鬼门关”之称，这是纳加石门。纳加石门宽约五十米，两边石墩却有百丈之高，峡深不见阳光，一年四季不见天日，只有阴森森的冷风和暗灰无光的天色，所以藏语叫做纳加，即黑色的深渊。在石门的左侧，林立的是一片巨大光洁灰亮的石岩，另一侧也是千峰，如枪刺密密匝匝指向蓝天。石林上都是奇松怪柏，把纳加石门装扮得峻秀险奇，令人望而生畏，胆战心惊，这儿真称得上——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但这仅仅是扎尕那三道石门中的第一道石门，但它是从四川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传统通道之一。也是西蜀古道的重要链条，是连接甘川两省的一线走廊，咽喉之地。据说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姜维在沓中之役后从此离开沓中“大本营”的；吐蕃东征时，又从这里派遣二十